

清代筆記叢刊

閱微草堂筆記

紀

昀著

五

卷之四

七

五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槐西雜志三

丁卯同年郭彤綸戊辰上公車宿新中驛旅舍燈下獨坐吟哦聞窗外語曰公是文士西壁有一詩請教出視無所睹至西壁拂塵尋視有旅邸卧病詩八句詩甚悽苦而鄙俚不甚成句豈好疥壁人死尚結習未忘耶抑欲彤綸傳其姓名俾人知某甲旅卒於是冀家人歸其骨也

奴子宋遇凡三娶第一妻自合卺即不同榻後竟仳離第二妻子必孿生惡其提携之煩乳哺之不足乃求藥使斷產誤信一王媪言舂礪石為末服之石結聚腸胃死後遇病革時口喃喃如與人辯稍蘇私語其第三妻曰吾出初妻時吾父母已受人聘約日迎娶妻尚未知吾先一夕引與狎妻以為意轉欣然相就五更尚擁被共眠鼓吹已至妻恨恨去然媒氏早以未嘗同寢告後夫吾母兄亦皆云爾及至彼非完璧大遭疑詰竟鬱鬱卒繼妻本不肯服石吾痛捶使嚙盡歿後懼為厲又賄巫斬殃今竝恍惚見之吾必不起矣已而果然又奴子王成性乖僻方與妻嬉笑忽叱使伏受鞭鞭已仍與嬉笑或方鞭時忽引起與嬉笑既而曰可補鞭矣仍叱使伏受鞭大抵一日夜中喜怒反覆者數次妻畏之如虎喜時不敢不強歡

怒時不敢不順受也。一日泣訴先太夫人。呼成問故。成跪啟曰。奴不自知。亦不自由。但忽覺其可愛。忽覺其可憎耳。先太夫人曰。此無人理。殆佛氏所謂夙冤耶。慮其妻或輕生。並遣之去。後聞成病死。其妻竟著紅衫。夫夫為妻綱。天之經也。然尊究不及君。親究不及父。故妻又訓齊有敵體之義焉。則其相與宜各得情理之平。宋遇第二妻。誤殺也。罪止太悍。其第一妻既已被出而受聘。則恩義已絕。不當更以夫婦論。直誘污他人未婚妻耳。因而致死。其取償也宜矣。王成酷暴。然未致婦於死也。一日居其室。則一日為所天。歿不制服。反而從吉。其悖理亂常也。其受虐固無足憫焉。

吳惠叔言。太湖有漁戶嫁女者。舟至波心。風浪陡作。艤師失措。已歇。仄欲沈。眾皆相抱哭。突新婦破簾出。一手把舵。一手牽蓬索。折戢飛行。直抵壻家。吉時猶未過也。洞庭人傳以為奇。或有以越禮譏者。惠叔曰。此本漁戶女。日日船頭持篙櫓。不能責以必為宋伯姬也。又聞吾郡有焦氏女。不記何縣人。已受聘矣。有謀為媵者。中以蜚語。壻家欲離婚。父訟於官。而謀者陷穽已深。非惟證佐鑿鑿。且有自承為所歡者。女見事急。竟倩鄰媼導至壻家。升堂拜姑曰。女非婦比。貞不貞有明證也。兒與其獻醜於官媒。仍為所誣。不如獻醜於母前。遂闔戶弛服。請姑驗。訟立解。此較操舟之新婦更越禮矣。然危急存亡之時。有不得不如是者。講學家動

以一死責人非通論也

楊雨亭言。勞山深處有人。兀坐木石間。身已與木石同色矣。然呼吸不絕。目炯炯尚能視。此嬰兒鍊成。而閉不能出者也。不死不生。亦何貴於修道。反不如鬼之道遙矣。大抵仙有仙骨。質本清虛。仙有仙緣。訣逢指授。不得真傳。而妄意冲舉。因而致害者。不一。此人亦其明鑒也。或曰。以刀破其頂。當兵解去。此亦臆度之詞。談何容易乎。

古者大夫祭五祀。今人家惟祭社神。若門神。若井神。若廁神。若中雷神。或祭或不祭矣。但不識天下一灶神歟。一城一鄉一竈神歟。抑一家一竈神歟。如天下一竈神。如火神之類。必在祀典。今無此祀典也。如一城一鄉一竈神。如城隍社公之類。必有專祀。今未見處處有專祀也。然則一家一竈神耳。又不識天下人家如恒河沙數。天下竈神亦當如恒河沙數。此恒河沙數之竈神。何人為之。何人命之神。不太多耶。人家遷徙不常。興廢亦不常。竈神之間曠者何所歸。竈神之新增者何自來。日日銓除移改。神不又太煩耶。此誠不可以理解。然而遇竈神者。乃時有之。余小時見外祖雪峰張公家。一司爨姬。好以穢物掃入竈。夜夢烏衣人呵之。且批其頰。覺而頰腫成癰。數日巨如杯。膿液內潰。從口吐出。稍一呼吸。輒入喉。嘔噦欲死。立誓虔禱。乃愈。是又何說歟。或曰。人家立一祀。必有一鬼憑之。祀在則神在。祀廢則神廢。不必

一一帝所命也是或然矣

孫叶飛先生夜宿山家聞了鳥

了鳥門上鉄繫也李義山記作此二字

丁東聲問為誰門外小語曰我非鬼非魅隣

女欲有所白也先生曰誰呼汝為鬼魅而先辨非鬼非魅也非欲蓋彌彰乎再聽之寂無聲矣

崔崇岬汾陽人以賣絲為業往來於上谷雲中有年矣一歲折閱十餘金其曹偶有怨言崇岬恚憤以刀自剖其腹腸出數寸氣垂絕主人及其未死急呼里胥與其妻至問有冤耶曰吾拙於貿易致虧主人資本我實自愧故不欲生與人無預也其速移我返母以命案為人累主人感之贈數十金為棺斂費奄奄待盡而已有醫縫其腸納之腹中敷藥結痂竟以漸愈惟遺矢從刀傷處出穀道閉矣後貧甚至鬻其妻舊共賣絲者憐之各贈以絲俾撫線自給漸以小康復娶妻生子至乾隆癸巳甲午間年七十乃終其鄉人劉炳為作傳曹受之侍御錄以示余因撮其大略夫販鬻喪資常事也以十餘金而自戕崇岬可謂輕生矣然其本志則以本無毫髮私而其跡有似於乾沒心不能白以死自明其平生之自好可知也瀕死之頃對衆告明里胥使官府無可疑切囑其妻使眷屬無可訟用心不尤忠厚歟當死不死有天道焉事似異而非異也

文安王丈紫府言灞州一宦家娶婦甫却扇新婿失聲狂奔出追問故曰新婦青面赤髮狀

如奇鬼。吾怖而走。婦故中人姿。莫解其故。強使復入。所見如前。父母迫之歸房。竟伺隙自縊。既未成禮。女勢當歸。時賀者尚滿堂。其父引之徧拜諸客。曰。小女誠陋。然何至驚人致死哉。幽怪錄載盧生娶宏農令女。事亦同於此。但壻未死耳。此殆夙冤。不可以常理論也。自講學家言之。則必曰。是有心疾。神虛目眩耳。

李主事再瀛。漢三制府之孫也。在禮部時。為余屬。氣宇朗澈。余期以遠到。乃新婚未幾。遽夭。天年。聞其親迎時。新婦拜神。懷中鏡忽墮地。裂為二。已訝不祥。既而鬼聲啾啾徹夜不息。蓋哀氣之所感。先兆之矣。

選人某在虎坊橋租一宅。或曰。中有狐。然不為患。入居者祭之。則安。某性嗜不從。亦無他異。既而納一妾。初至日。獨坐房中。聞窗外簾隙有數十人悄語。品評其妍媸。忸怩不敢舉首。既而滅燭就寢。滿室吃吃作笑聲。吃吃笑不止。出飛燕外傳。或作啞啞。非也。又有作啞啞者。蓋據毛亨詩傳。然毛傳啞啞乃笑貌。非笑聲也。凡一動

作。輒高唱其所為。如是數夕不止。訴於正乙真人。其法官汪某曰。凡魅害人。乃可劾治。若止嬉笑。於人無損。譬互相戲謔。未釀事端。即非王法之所禁。豈可以猥褻細事。瀆及神明。某不得已。設酒餚拜祝。是夕寂然。某喟然曰。今乃知應酬之禮不可廢。

王符九言。鳳凰店民家。有兒持其母履戲。遺後園花架下。為其父所拾。婦大遭詬詰。無以自

明擬就縊忽其家狐祟大作。婦女近身之物多被盜擲棄他處。半月餘乃止。遺履之疑遂不辯而釋。若陰為此婦解結者。莫諭其故。或曰其姑性嚴厲。有婢私孕。懼將投繯。婦竊後。圖鑰縱之逃。有是陰功。故神遣狐救之歟。或又曰。既為神佑。何不遣狐先收履。不更無迹乎。符九曰。神正以有迹明因果也。余亦以符九之言為然。

胡太虛撫軍能視鬼。云嘗以葺屋。巡視諸僕家。諸室皆有鬼出。惟一室闕然。問之曰。某所居也。然此僕蠢蠢無寸長。其婦亦常奴耳。後此僕死。其婦竟守節終身。蓋烈婦或激於一時。節婦非素有定志。必不能飲冰茹蘗數十年。其胸中正氣蓄積久矣。宜鬼之不敢近也。又聞一視鬼者曰。人家恒有鬼往來。凡閨房嫖狎。必諸鬼聚觀。指點嬉笑。但人不見不聞耳。鬼或望而引避者。非他年烈婦節婦。即孝婦賢婦也。與胡公所言若重規疊矩矣。

朱定遠言。一士人夜坐納涼。忽聞屋上有譟聲。駭而起視。則兩女自簷際格鬪墮。厲聲問曰。先生是讀書人。姊妹共一壻。有是禮耶。士人噤不敢語。女又促問。戰慄囁嚅曰。僕是人。僅知人禮。鬼有鬼禮。狐有狐禮。非僕之所知也。二女唾曰。此人模稜不了事。當別問。能了事人耳。仍糾結而去。蘇味道模稜。誠自全之善計也。然以推諉僨事獲譴者。亦在在有之。蓋世故太深。自謀太巧。恒併其不必避者而亦避。遂於其必當為者而亦不為。往往坐失事機。留為禍。

本決裂有不可收拾者。此士人見誚於狐。其小焉者耳。

濟南朱青雷言其鄉民家一少年。與鄰女相悅。時相窺也。久而微露盜香迹。女父疑焉。夜伏牆上。左右顧視兩家。陰伺其往來。乃見女室中有一少年。少年室中有一女。衣飾形貌皆無異。始知男女皆為狐媚也。此真黎邱之伎矣。青雷曰。以我所見。好事者當為媒合。亦一佳話。然聞兩家父母皆恚甚。各延巫驅狐。時方束裝北上。不知究竟如何也。

有視鬼者曰。人家繼子。凡異姓者。雖女之子。妻之姪。祭時皆所生來享。所後者弗來也。凡同族者。雖五服以外。祭時皆所後來享。所生者雖亦來。而配食於側。勿敢先也。惟于某抱養張某子。祭時乃所後來享。久而知其數世前。本于氏婦。懷孕嫁張生。是于之祖也。此何義歟。余曰。此義易明。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不以遠而阻也。琥珀拾芥。不引鍼。磁石引鍼。不拾芥。不以近而合也。一本者氣相屬。二本者氣不屬耳。觀此使人睦族之心。油然而生。追遠之心。亦油然而生。一身歧為四肢。四肢各歧為五指。是別為二十歧矣。然二十歧之痛癢。吾皆能覺。一身故也。昵莫近於妻妾。妻妾之痛癢。苟不自言。吾終不覺。則兩身而已矣。

宋子剛言。一老儒。訓蒙鄉塾。塾側有積柴。狐所居也。鄉人莫敢犯。而學徒頑劣。乃時穢污之。一日。老儒往會葬。約明日返。諸兒因釁。几為檣。塗朱墨演劇。老儒突返。各撻之流血。恨恨復

去。衆以為諸兒大者十一二。小者七八歲耳。皆怪師太嚴。次日老儒返云。昨實未歸。乃知狐報怨也。有欲訟諸土神者。有議除積弊者。有欲往詈言者。中一人曰。諸兒實無禮。捷不為過。但太毒耳。吾聞勝妖當以德。以力相角。終無勝理。冤冤相報。吾慮禍不止此也。衆乃已。此人可謂平心。亦可謂遠慮矣。

雍正乙卯。佃戶張天錫家。生一鵝。一身而兩首。或以為妖。沈丈豐功曰。非妖也。人有孿生。卵亦有雙黃。雙黃者。雛必枳首。吾數見之矣。與從姪虞惇偶語及此。虞惇曰。凡鵝一雄一雌者。生十卵。即得十雛。兩雄一雌者。十卵必鰥一二。父氣襍也。一雄兩雌者。十卵亦必鰥一二。父氣弱也。雞鵝則不妨。物各一性爾。余因思鵝鴨皆不能自伏卵。人以雞代伏之。天地生物之初。羽族皆先以氣化。後以卵生。不待言矣。凡物皆先氣化而後形。交前人第不知最初卵生之時。上古之民。淳淳悶悶。誰知以雞代伏也。雞不代伏。又何以傳種至今也。此真百思不得其故矣。

劉友韓侍御言。向廬山東一友家。聞其鄰女為狐媚。女父迹知其穴。百計捕得一小狐。與約曰。能舍我女。則舍爾子。狐諾之。舍其子而狐仍至。詈其負約。則謝曰。人之相誑者多矣。而責我輩乎。女父恨甚。使女陽勸之飲。而陰置砒焉。狐中毒變形。踉蹌去。越一夕。家中瓦礫交飛。

窗扉震撼羣狐合譟來索命。女父厲聲道始末。聞似一老狐語曰。悲哉。彼徒見人皆相誑。從而效尤。不知天道好還。善誑者終遇誑也。主人詞直犯之不祥。汝曹隨我歸矣。語訖寂然。此狐所見過其子遠矣。

李廉夫言。泰興舊宅。後有樓五楹。人跡罕至。廉夫取其僻靜。恒獨宿其中。一夕。甫啟戶。見板閣上有黑物。似人非人。髮鬚長義如簀。衣撲滅其燈。長吼衝人去。又在揚州宿舅氏家。朦朧中。見紅衣女子推門入。心知鬼物。強起叱之。女子跪地。若有所陳。俄仍冉冉出門去。次日問主人。果有女縊此室。時為祟也。蓋幽房曲室。多鬼魅所藏。黑物殆膏物之未成者。潛伏已久。是夕猝不及避耳。縊鬼長跪。或求解脫。沉淪乎。廉夫壯年氣盛。故均不能近而去也。俚巫言凡縊死者。著紅衣。則其鬼出入房闥。中雷神不禁。蓋女子不以紅衣斂。紅為陽色。猶似生魂。故也。此語不知何本。然婦女信之甚深。故銜憤死者多。紅衣就縊以求為祟。此鬼紅衣當亦由此云。

先兄晴湖言。滄州呂氏姑家。

余兩胞姑皆適呂氏。此不知為二姑家五姑家也。

門外有巨樹。形家言其不利。眾議伐

之。尚未決。夜夢老人語曰。鄰居二三百。忍相戕乎。醒而悟為樹之精。曰。不速伐。且為妖矣。議乃定。此樹如不自言。事尚未可也。天下有先期防禍。彌縫周章。反以觸發禍機者。蓋往往

如是矣。

聞李太僕敬堂某科磨勘試卷忽有舉人來投刺敬堂拒未見然私訝曰卷其有疵乎次日檢之已勘過無簽覆加詳核竟得其謬累停科此舉人如不干謁已漏網矣

奴子王敬王連升之子也。余舊有質庫在崔莊。入官後折閱都盡。羣從鳩貲復設之。召敬司夜馬。一夕自經於樓上。雖其母其弟莫測何故也。客作胡興文居於樓側。其妻病劇。敬魂忽附之語。數其母弟之失。曰我自以博負死。奈何多索主人棺斂費。使我負心。此來明非我志也。或問爾怨索負者乎。曰不怨也。使彼負我。我能無索乎。又問然則怨誘博者乎。曰亦不怨也。手本我手。我不博。彼能握我手博乎。我安意候代而已。初附語時。人以為病者督亂耳。既而序述生平。寒溫故舊。語音宛然。敬也。皆嘆曰。此鬼不昧本心。必不終淪於鬼趣。

李玉典言。有舊家子夜行深山中。迷不得路。望一巖洞。聊投憩息。則前輩某公在焉。懼不敢進。然某公招邀甚切。度無他害。姑前拜謁。寒溫勞苦如平生。略問家事。共相悲慨。因問公佳城在某所。何獨遊至此。某公喟然曰。我在世無過失。然讀書第隨人作計。為官第循分供職。亦無所樹立。不意墓數年後。墓前忽見一巨碑。螭額篆文。是我官階姓字。碑文所述。則我皆不知。其中略有影響者。又都過實。我一生朴拙。意已不安。加以遊人過讀。時有譏評。鬼物聚觀。更多姍笑。我不耐其聒。因避居於此。惟歲時祭掃。到彼一視子孫耳。士人曲相寬慰曰。仁人孝子。非此不足以榮親。蔡中郎不免愧詞。韓吏部亦嘗諷墓。古多此例。公亦何必介懷。某

公正色曰是非之公人心具在人即可証自問已慚况公論俱存証亦何益榮親當在顯揚何必以虛詞招謗乎不謂後起者流所見皆如是也拂衣竟起士人惘惘而歸余謂此王典寓言也其婦翁田白岩曰此事不必果有此論則不可不存

交河老儒劉君琢居於聞家廟而設帳於崔莊一日夜深飲醉忽自歸家時積雨之後道途間兩河皆暴漲亦竟忘之行至河干忽又欲浴而稍憚波浪之深忽旁有一人曰此間原有可浴處請導君往至則有盤石如漁磯因共洗濯君琢酒少解忽嘆曰此去家不十餘里水阻迂折當多行四五里其人曰此間亦有可涉處再請導君復攝衣徑度將至家其人匆匆作別去叩門入室家人駭路阻何以歸君琢自憶亦不知所以也揣摩其人似高川賀某或留不住村名其取義則未詳趙某後遣子往謝兩家皆言無此事尋河中盤石亦無蹤跡始知遇鬼鬼多踴醉人此鬼獨扶導醉人或君琢一生循謹有古君子風醉涉層波勢必危殆神陰相而遣之歟

奴子董柱言景河鎮某甲其兄歿寡嫂在母家以農忙與妻共詣之邀歸助饁餉至中途憩破寺中某甲使婦守寺門而入與嫂調謔嫂怒叱竟肆強暴嫂扞拒呼救去人寫遠無應者婦自入沮解亦不聽會有饁婦踣於途碎其瓶壘客作五六人皆歸就食適經過聞聲趨視

具陳狀衆共憤怒。縱其嫂先行。以二人更番持某甲。裸其婦而送。淫馬頻行。叱曰。爾淫嫂有
我輩證。爾當死。我輩淫爾婦。爾嫂決不為證也。任爾控官。吾輩午餐去矣。某甲反叩額於地。
祈衆秘其事。此所謂假公濟私者也。與前所記楊生事同一非理而亦同一快人意。後鄉人
皆知。然無肯發其事者。一則作客皆流民。一日耘畢。得值即散。無從為誰何。一則惡某甲故
也。皆曰。饑婦之踣。不先不後。是豈非若或使之也哉。

縊鬼溺鬼皆求代。見說部者不一。而自到自酖。以及焚死壓死者。則古來不聞求代事。是何
理歟。熱河羅漢峰形。酷似鐵坐老僧。人多登眺。近時有一人墜崖死。俄而市人時有無故發
狂奔上其頂。自倒擲而隕者。皆曰。鬼求代也。延僧禮懺。無驗。官守以邏卒乃止。夫自戕之鬼。
候代為其輕生也。失足而死。非其自輕生。為鬼所迷而自投。尤非其自輕生。必使輾轉相代。
是又何理歟。余謂是或冤譴。或山鬼為祟。求祭享耳。未可概目以求代也。

余鄉產粟。北以車運供京師。南隨漕舶以販鬻於諸省。土人多以為恒業。粟未熟時。最怕霧。
霧浥之。則瘠而皺。存皮與核矣。每霧初起。或於上風積柴草焚之。烟濃而霧散。或排鳥銃迎
擊其散。更速。蓋陽氣盛。則陰霾消也。凡妖物皆畏火器。史文松濤言。山陝間。每山中黃雲暴
起。則有風電害稼。以巨礮迎擊。有墜蝦蟆如車輪大者。余督學福建時。山魃或夜行屋瓦上。

格格有聲。遇轅門鳴礮。則踉蹌奔逸。頃刻寂然。鬼亦畏火器。余在烏魯木齊。曾以銃擊厲鬼。不能復聚成形。語詳藥陽蓋妖鬼亦皆陰類也。

董秋原言。東昌一書生。夜行郊外。忽見甲第甚壯宏。私念此某氏墓。安有是宅。殆狐魅所化歟。稔聞聊齋志異。青鳳水仙諸事。冀有所遇。躑躅不行。俄有車馬從西來。服飾甚華。一中年婦揭幃指生曰。此郎即大佳。可延入。生視車後一幼女。妙麗如神仙。大喜過望。既入門。即有二婢出。邀生既審為狐。不問氏族。隨之入。亦不見主人出。但供張甚盛。飲饌豐美而已。生俟合卺。心搖搖如懸旌。至夕。簫鼓喧闐。一老翁牽簾揖曰。新婿入贅。已到門。先生文士。定習婚儀。敢屈為賓相。三黨有光。生大失望。然原未議婚。無可復語。又飲其酒食。難以遽辭。草草為成禮。不別而歸。家人以失生一晝夜。方四出見訪。生憤憤道所遇。聞者莫不拊掌曰。非狐戲君。乃君自戲也。余因言有李二混者。貧不自存。而赴京師謀食。途遇一少婦騎驢。李逞與語。微相調謔。少婦不答。亦不嗔。次日又相遇。少婦擲一帕與之。鞭驢徑去。回顧曰。吾今日宿固安也。李啟其帕。乃銀簪珥數事。適資斧竭。持詣質庫。正質庫昨夜所失。大受拷掠。竟自誣為盜。是乃真為狐戲矣。秋原曰。不謂少婦。何緣致此。仍謂之自戲可也。

莆田李生裕。神言有陳至剛者。其婦死遺二子一女。歲餘至剛又死。田數畝。屋數間。俱為兄

嫂收去聲言以養其子女而實虐遇之俄而屋後夜夜聞鬼哭鄰人久不平心知至剛魂也登屋呼曰何不崇爾兄哭何益魂却退之數丈外嗚咽應曰至親者兄弟情不忍崇父之下兄為尊矣禮亦不敢崇吾乞哀而已兄聞之感動詈其嫂曰爾使我不得為人也亦登屋呼曰非我也嫂也魂又嗚咽曰嫂者兄之妻兄不可崇嫂豈可崇也嫂愧不敢出自後善視其子女鬼亦不復哭矣使遭兄弟之變者盡如是鬼尚有閔牆之覺乎

衛媼從姪虞惇之乳母也其夫嗜酒恒在醉鄉一夕鍵戶自出莫知所往或言鄰園井畔有履視之果所著窺之尸亦在眾謂牆不甚短醉人豈能踰且投井何必脫履咸大惑不解詢守園者則是日賣菜未歸惟婦携幼子宿言夜聞牆外有二人邀客聲繼又聞牽拽固留聲又訇然一聲如人自牆躍下者則聲在牆內矣又聞延坐屋內聲則聲在井畔矣俄聞促客解履上牀聲又訇然一聲遂寂無音響此地故多鬼不以為意不虞此人之入井也其溺鬼求代者乎遂堙是井後亦無他

族叔蔡庵言嘗見旋風中有一女子張袖而行迅如飛鳥轉瞬已在數里外又嘗於大槐樹下見一獸跳擲非犬非羊毛作褐色即之已隱均不知何物余曰叔平生專意研經不甚留心於子史此二物古書皆載之女子乃飛天夜叉博異傳載唐薛淙於衛州佛寺見老僧言

居延海上見天神追捕者是也。褐色獸，乃樹精。史記秦本紀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注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水中出，復見於豐水之中。列異傳：秦文公時，梓樹化為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墮地，髻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頭騎。庾信枯樹賦曰：白鹿貞松，青牛文梓。柳宗元祭鱘文曰：豐有大特，化為巨梓。秦人憑神，乃建旄頭，即用此事也。

王德圃言：有縣吏夜息松林，聞有泣聲。吏故有膽，尋往視之，則男女二人並坐石几上，喁喁絮語，似夫婦相別者。疑為淫奔，詰問其由。男子起應曰：爾勿近我鬼也。此女吾愛婢，不幸早逝，雖葬他所，而魂常依此。今被配入轉輪，從此一別，茫茫萬古，故相悲耳。問生為夫婦，各有配偶，豈死後又顛倒移換耶？曰：惟節婦守貞者，其夫在泉下暫留，待死後同生人世，再續前緣，以補其一生之勞苦。餘則前因後果，各以罪福受生，或及待，或不及待，不能齊矣。爾宜自去。吾二八一刻千金，不能與爾談冥事也。張口噓氣，木葉亂飛，吏悚然反走。後再過其地，知為某氏墓也。德圃為疑齋先生作秋燈叢話，漏載此事。豈德圃偶未言及，抑先生偶失記耶？先外祖母曹太恭人嘗告先太夫人曰：滄洲有宦家婦，不見答於夫，鬱鬱將成心疾，性情乖刺，琴瑟愈不調。會有高行尼至，詣問因果。尼曰：吾非冥吏，不能稽配偶之籍也。亦非佛菩薩。